珂雪詞前集

珂雪齋前集卷之十一

公安凫隱袁中道著
友人仲輝呉翔鳳校

文

清蔭臺記

長安里居左有園多老松門內亘以清溪修竹叢生水涯過橋槐一株上糸天孫枝皆可爲他山喬木其餘桃李棗栗之屬鬱然茂盛內有讀書室三楹昔兩兄與予同修業此處兩兄相繼

成進士舉家皆入城市而予獨居此夏日無事
乃於溪之上槐之下築一臺臺爲青槐所覆日
影不能至因名之曰清蔭而招客以落之雖無
奇峰大壑而遠岡近阜鬱鬱然攢濃松而布綠
竹舉凡風之自遠來者皆宛轉穿於萬松之中
其烈燄盡而後至此而又和合於池上芰荷之
氣故雖細而清泠芬馥至日暮著兩重衣乃可
坐俯觀魚戲仰聽鳥音予意盆欣欣焉乃大呼
客曰是亦不可以隱乎

遠帆樓記

邑中無培塿之山獨江水自天而下捲雪轟雷
爲天下雄觀予謂峰固有飛來者今秦蜀之間
開眼皆山安得峙一峰于此與江流相吞吐乎
昔嘗遊光黃間酷愛其層峰叠嶂而其土人則
又曰吾安得千里一曲之水而日觀之蓋物珍
於罕得久矣然以大江之洋洋即山與水不相
湊合亦有終日觀而不厭者予性嗜水不能兩
日不遊江上嘗醉卧沙石間至夜猶不去萬曆

壬辰有龍陽人以舟載樓而鬻者大人鬻而建之宅右而令予居焉登而望之則大江橫亘其前浩浩乎滴滴乎昔所爲煩步履而後得者一旦坐而致之几席凡江北之煙樹沙上之遊人了了可數其風帆之往來者出没於青槐綠柳之中或疾如馬奔或緩若雲停或千帆爭出或孤蓬自振或滿挿雲霄或半移疎樹顧而樂之曰是可名爲遠帆樓也逾月有一妓來與之登樓憮然視樓而泣下因問樓所由來予答以鬻之

龍陽人妓乃愀然曰噫嘻此妾夫君别駕劉公樓也公既家居愛聲色畜伎甚多妾其一也終日於樓上敎歌舞絲肉代奏歡宴窮日夜公既死妾之香火兄弟皆散去而妾身亦流落爲遊妓孰知樓亦遠移至此因指白板扉上所畫花卉數種謂予曰此妾與女伴某竊公筆而戲爲之者也以袖拂拭言與淚俱予乃調之曰汝獨不能學盼盼乎妓收淚笑曰燕子樓被人買去盼盼將安居耶予因念此樓在劉公時爲歌舞

喧閴之所至予寂然惟破書敗紙堆列案間安有所爲青蛾皓齒者乎則此樓亦大流落獨妓耶然予又思樓中雖蕭條而樓外江景甚佳但得提不崩帆之遠者不日以近使予得安然居之讀書之暇繼以眺望眺望不已繼以沉酣自酌自醉自歌自舞亦未嘗不適也而又何羨焉則謂樓之未始落莫也亦可樓凡三楹凡三月畢功而予姑記之以識歲月

杜園記

杜園在長安里中園周廻可二里許有竹萬竿松百株屋六楹門外有塘塘下有田二百畒畜大魚可待賓客雜果可食篠簜荆棘刈東西生刈西東生可代一年薪去車湖半里許湖畔饒水草可以養牛馬若夫聽松濤玩竹色竒禽異鳥朝夕和鳴則固幽然隱者之居也萬曆癸巳邑中水勢甚惡予乃稍加葺治移家居焉村中寂靜無人往來嘗獨行于水竹之間意甚冷然因憶往年同中郎及龔散木讀書此處散木甚

詠諧時林中偶藏一虎常聞吼嘯垣墻不甚高
皆懼之方靜夜共坐堂上伏案了文字而散木
作假虎面被綉袯跳躍其下幾爲怖絕今便是
七八年前事忽忽如昨日耳虎之藏也緣林中
多短竹搜剔之使竹根疎疎然如櫛不惟虎不
能藏亦可以增其秀色也此園之先出於杜氏
杜氏有竹亭翁者善治生一草一木皆其手植
故松竹至今獨茂其意亦欲爲數百年計至其
孫不肖舉以鬻之而今爲予有至于予家貧性

奢好招客不耕不畜皆非貧家所宜此園朝夕且將轉而鬻之他人而况于予之子若孫乎然予聞古之君子非顯即隱今予年方二十餘心躁志銳尚在隱顯之間若至中年不遇合隱顯便分其能長偃蹇庠序耶其能走數千里外爲商賈爲遊客耶又安所得錢買山而隱耶此時將安歸哉則有此園可居也眼前雖貧姑忍之殆未可鬻夫予所以戒鬻者自戒也若欲以之戒子若孫是又一杜翁也

塞遊記

初梅中丞鎮雲中時過聽龍湖老人語且得予南遊藁讀之甚激賞聞予在伯修邸中數以字見召予以書貽之曰明公廐馬萬匹不以一騎逆予而欲坐召國士胡倨也後梅公以符至始於四月終自都門發明日過昌平出居庸關關路在兩山中如一洪山上危石壁立襍以丹碧之華古木叢生傍巘有泉曰琵琶峽流聲汩汩酈道元曰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溪之東岈

有石屋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葢古關之候臺矣今所見者卽道元所云濕餘水也出關至土木此先朝北狩處徘徊久之已過上谷見山隆隆起訊之爲摩笄山昔趙襄子以姊妻代王因取代姊遂摩笄自刺予謂此簡主志也恒山之塁何爲哉自土木至上谷嶺出左掖長城蜿蜒嶺上如一縷素絲以暑夜行月色如晝行至荒野草色無際月盆白有黑雲從後起上薄月從者曰疾雷猛雨至矣去堡尚遠無可避者當

柰何急策馬雷聲從馬首落電光鑠人目晴時
以月爲命度雲之不至月者僅丈許正憂悸忽
有聲自西北來激怨哽咽鄆卒曰此胡笳也去
堡近矣頃之至堡月隱雨如傾明日霽見道旁
田作者宛似江南又明日抵雲中梅公候予于
大寺

聽雨堂記

乙未中郎令吳念兄弟三人或仕或隱散於四
方乃取子瞻懷子由之意扁其退居之堂曰聽

兩十月予往吳省之見而嘆曰吾觀子瞻居宦途四十餘年即顛沛流離之際室家妻子灝然不在念而獨不能一刻忘情于子由夜牀風雨之感無日無之乃竟不得與子由相聚也嗟乎宋自仁宗以後皆非治朝也子瞻之骯髒好盡子由之狷介寡合皆山林之骨非希世取功名之人也古之君子有一人知之則可以隱夫孰有子瞻與子由兩相知者以兩相知之兄弟而偕隱於山林講究性命之理彈琴樂道而著書

瑞草何村之間恐亦不大寂寞也而乃違性乖質以戰於功名之途卒爲世所忌幾至於死彼黃州之行已矣元祐初既得放歸陽羡當此時富貴功名之味亦既嘗之矣世路風波之苦亦既歷之矣已之爲人足以招尤而取忌亦大可見矣肱已九折矣或招子由至常或移家至許或相攜而歸使不得遂其樂於中年者庶幾得遂于晚歲亦奚不可胡爲乎招即來麾即去八年榮華所得幾何而飄零桄榔之下寂寞蜑島

之中瀕海相逢遂不得與子由再見此吾之所不喨于子瞻者也夫人貴自照陶潛之可任而不仕以其性剛耳子瞻度海以後乃欲學陶夫不學之於少而學之于老是賊去而彎弓也今吾兄弟三人相愛不啻子瞻之於子由子瞻無兄子由無弟其樂尚減于吾輩然吾命薄或可以免於功名獨吾觀兩兄道根深世緣淺終亦非功名之品而中郎內寬而外激心和而跡孤尤與山林相宜今來令吳中令簡政清了不見

其繁而其中常若有不自得之意豈有鑒于子瞻之覆轍彼所欲老而學之者中郎欲少而學之乎如是則聽雨之樂不待老而可遂也請歸以俟

遊荷葉山記

予別丘墓三年矣今年夏始與二弟至里中拜於松楸而憩於先居先居傍有荷葉山喬木千章今日諸叔偶不見召日暮無事乃與二弟步於山中擇高阜處籍草而坐因思兒時常騎羊

來此每一至不啻如四五十里外而今覩之歎
步耳山之蒼蒼水之晶晶樹之森森自少至長
習而安之不見有異今偶遊焉而覺其幽靜蓊
欝愛玩不能舍去久矣夫予之在城市也俄而
月色上衣樹影滿地紛綸叅差或織而簾又寫
而規至于密樹深林迥不受月陰陰昏昏望之
若千里萬里窅不可測劃然放歌山應谷荅宿
鳥皆騰噫嘻予生于斯長于斯遊戲于斯二十
餘年而猶有不盡之景乎徘徊欲去而有聲自

東南來慷慨悲怨如嘆如哭即而聽之雜以轆轤之響予乃謂二弟曰此憂旱之聲也夫人心有感于中而發于外喜則其聲愉哀則其聲悽女試聽夫酸以楚者憂黍稌也沉以下者勞苦極也忽而疾者勸以力也其詞俚其音亂然與旱既太甚之詩不同文而同聲不同聲而同氣眞詩其果在民間乎語終而天風夜起歌聲漸近二弟無言予亦嘿嘿聲之悲怨有加于初嚮之歡適者化爲悽愴矣遂相與踏月而去

柳浪湖記

郭外西南柳湖與斗湖一湖也長堤間之爲大道達於南門其內爲柳浪柳浪滙通國之水穿橋入於斗湖柳浪實湖也田之然常浩浩焉獨其中稍阜者幾四十畝可田。絡以堤堤內外皆種柳及楓帶以渠渠樹之內始爲田田之內地較阜復爲堤周之堤上復種柳堤之內前爲放生池種白蓮亭臨之後漸阜爲臺臺之上則柳浪館在焉爲室三楹環以渠臺上及渠內外皆

種柳凡堤之襲者三渠之襲者二樹之襲者六若筍蕉若陣若城翠碧醞釀不知紀極放生池堤外右有窪地不可田築横堤與田隔中種紅蓮水中有洲爲室三楹以待名僧及過客也右爲小堤以出是爲門徑左爲小堤達於柳浪館欲泛舟則繞臺下從右出橋下達於放生池盤旋亭前折而右穿橋至紅蓮池繞僧舍而西穿於後渠後渠西可達斗湖水最闊返棹仍從後渠達於左左既則前望見臺上朱欄畫梁隱隱

繞而右復還後渠過僧舍從紅蓮池舊路歸焉
可二里許日午渠內無曦暘濃樹遮樾差參見
碎天水清澈底此柳浪大畧也。暑中中郎與予
坐臥其中晨起偕數僧塵譚倦則泛舟月夜尤
佳常有一客苦熱夜來避暑忘攜襆夜半凍欲
絕樹凡萬株種楓柳者宜水也。楚中柳色止一
月黃落入秋楓葉紅酣如錦土人云後有篔簹
前有柳浪篔簹為予居柳浪為中郎別業也

白蘇齋記

伯修賦性整潔所之必葺一室掃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蘇名去年買一宅長安堦上竹栢森疎香籐怪石大有幽意乃於抱甕亭後潔治靜室室雖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樂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謂惟其似之是以好之也夫不能似之而好之則其好之也爲浮蓋予少而侍伯修山中長而依于官邸歷求其生平與兩公眞有大同焉者吾觀樂天子瞻爲人大約皆眞實

淳篤不立城府而伯修亦溫良重厚胸中無半
毫鱗甲是其心同也樂天典大郡所攜不過天
竺石華亭鶴折腰菱晚年買履道里宅至罄貺
馬子瞻雖處顛沛不輕受人絲毫無田可歸竟
至流落而伯修賦性梗介泊然自守雖居官十
餘年無異寒士終不以隻字干人是其操同也
若夫酣墨淋漓於湖山陶情寄託於花月信聲
歌以寫心取文酒以自適則樂天子瞻藹然皆
塵外人而伯修少有逸興愛念光景耽情水石

塵鞅之暇招攜二三儁人或高齋聽雨或射堂看月城內外剎庵遠自西山以至上方小西天諸處鼓舞同侶遍往登臨是其趣同也樂天子瞻其文詞皆爲一代宗匠而伯修少時操筆便有新意予遊天下多矣若詩律之脫而當文字之簡而有致亦未能有勝伯修者過此以往又焉可量是其才同也樂天子瞻雖現宰官之身皆契無生之理而伯修參訪既久偷心久絕是其學同也其不同者兩公矯矯諫諍覺風節稍

見耳然是時樂天身爲諫官子瞻起家制科皆
有議論之責今伯修方侍　春宮育養元良旦
暮陶鑄天下養其身以大有所用豈其出位而
言效制科人之習氣以爲極則乎假使伯修爲
諫官其又肯默然耶是亦未嘗不同也昔子瞻
亦自以爲出處老少同于樂天蓋庶幾此翁晚
年閒適之樂而老爲逐人卒飄泊于蛋塢獠洞
之中竟不得與樂天同樂蓋有故矣樂天當朋
黨甫動時卽奉身而退爲散官爲分司而子瞻

自元祐以後徘徊公卿間如食蔗然曾不爲引決之計故宜未幾而禍生也樂天懷知足之情于贍多幹世之意然而禍福之幾亦可畏矣今伯修官漸高祿漸厚然每見必屈指謂予曰吾數年內歸矣嗟乎伯修近日所欲同而吾輩亦必欲其同之者其尤在白乎其尤在白乎

遊高梁橋記

高梁舊有清水一帶柳色數十里風日稍和中郎拉予與王子往遊時街民皆穿治溝渠淤泥

委積道上羸馬不能行步至門外於是三月中
矣楊柳尚未抽條氷微泮臨水坐枯柳下小飲
譚鋒甫暢而颷風自北來塵埃蔽天對面不見
人中目塞口嚼之有聲凍枝落古木號亂石擊
寒氣凜冽相與御貂帽著重裘以敵之而猶不
能堪乃急歸已昏黑狼狽溝渠間百苦乃得至
邸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磔磔噫江南二三月
草色青青雜花爛城野風和日麗上春已可郊
遊何京師之苦至此苟非大不得已而僕僕於

是吾見其舛也且夫貴人所以不得已而居是者爲官職也遊客山人所以不得已而至是者爲衣食也今吾無官職屢求而不獲其效亦可睹矣而家有產業可以糊口舍水石花鳥之樂而奔走煙霾沙塵之鄉予以問予予不能解矣然則是遊也宜書書之所以志予之嗜進而無恥顛倒而無計算也

西山十記

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水

澄澈洞見沙石蘊藻縈蔓鬣走帶牽小魚尾遊翕忽跳達亙流背村林禪刹相接綠葉穠鬱下覆朱戶寂靜無人鳥鳴花落過響水聞聽水聲汩汩至龍潭堤樹益茂水益闊是爲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駢闐臨流泛觴最爲勝處矣憇青龍橋橋側數武有寺依山傍巖古栢陰森石路千級山腰有閣翼以千峰縈抱屏立積嵐沉霧前開一鏡堤柳溪流襍以畦畛叢翠之中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

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業農事日已酉見道人執畚者插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間水田浩白羣蛙偕鳴噫此田家之樂也予不見此者三年矣

記二

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激噴巉石中悄然如語至裂泉泉水仰射沸氷結雪滙於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

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爍晃
耀注於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潛鱗了然
荇髮可數兩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鴈齒
相次間以獨木爲橋跨之濯足沁凉入骨折而
南爲華嚴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牀可坐又有
大士洞石理詰曲突兀奮怒較華嚴洞更覺險
怪後有竇深不可測其上爲塱湖亭晃西湖明
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嫋
嫋濯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

浩小田晶晶鳥聲百囀穠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庵高柳覆門流水清澈跨水有亭修飭而無俗氣山餘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源即御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記三

自玉泉山初日霧露之餘穿柳市花弄田疇畛畦間見峰巒廻曲縈抱萬樹濃黛點綴山腰飛閣危樓騰紅酣綠者香山也此山門徑幽邃青

松夾道里許流泉淙淙下注朱欄千級依巘爲
刹高傑整麗嶽左側來青軒盡得峰勢右如舒
臂左乃曲抱林木綉錯伽藍綦布下見麥疇稻
畦潦壑柳路村庄疏數點黛設色夫雄踞上勢
攝其勝會華榱金鋪切雲耀日肖竹林於王居
失穢都之瓦礫茲刹庶幾有博大恢弘之風至
于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珮接軫綺羅從風香
汗飄雨繁華鉅麗亦一名勝獨作者騁象馬之
雄圖無丘壑之玅思角其人工不合自然未免

令山澤之癯息心罣岫然要以數十年後金碧餙於蛛絲堦砌隱於苔蘚遊人漸少樹木漸老則恐玆山之勝倍當刮目於今日也

記四

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碧雲在焉刹後有泉從山根石罅中出噴吐氷雪幽韻涵澹有老樹中空火出導泉于寺周於廊下激聒石渠下見文礫金沙引入殿前爲池界以石梁下深丈許了若徑寸朱魚萬尾匝池紅酣爍人目睛

日射清流寫影潭底清慧可憐或投餅於左羣起于左右亦如之呾呷有聲然其跳達刺潑遊戲水上者皆數寸魚其長尺許者潛泳潭下見食不赴安閑寧寂毋乃靜躁關其老少耶水脉隱見至門左奮然作鐵馬水車之聲迸入於溪其刹宇整麗不書書泉志勝也或曰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不從龍口出其巉際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槽臼則刹之勝恐東南未必過焉然哉

記五

香山跨山踞巘以山勝者也碧雲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爲卧佛峰轉凹不聞泉聲然門有老栢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百圍鋏幹鏐枝碧葉虬結紆羲廻月屯風宿霧霜皮突兀千瘿萬螺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之丁丁作石聲殿墀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日月石墀整潔不容唾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盛夏宴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矣詢樹

名或云娑羅樹其葉若蔌孑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問黃平倩必可識也卧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刹當以老樹怪石爲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三刹之中野人寧居卧佛焉

記六

背香山之頟是謂萬安山刹庵綺錯之中有寺不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巖也門有渠天雨則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擊濤奔雷震直走原麓洞駭心目刹後石路百級有禪院四周皆

茂樹左右松栢千株虬曲鬱無風而濤好鳥和鳴於疎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萬歲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郊坰之林煙水色山徑柳堤及近之峰巒疊秀樓閣流丹則固皆几席間物出門即爲登眺入門即就枕簟雖夜色遠來猶可不廢覽矚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風起松栢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揚子舟中駕風帆破白頭浪也予遂定計九夏居此以避長安塵矣

記七

既栖止翠巖晏坐之餘時復散步循澗西行攀磴數百武得庵曰中峰門有石樓可眺有亭高出半山可窮原隰牆圍可十里悉以白石壘砌高薄雲漢修整中襍之紆曲堦磴摒徑石光可鑑不受一塵處處可不施簟席而卧於諸山中蘚潔第一剎中僅見一僧甚靜寂予少憩石樓下清風入戶不覺成寐既寤復循故澗澗涸而怪石經於疾流衝擊之後墮者偃者橫直卧者

泐者背相負者欲止未止欲蔣不獲轉者猶有餘怒其哳根水洗石出亦復皺瘦峻嶒崎碱陷坎鐔中松鼠出沒淨滑可人舍澗而上碧峰得寺曰弘敎亦有亭可眺也有松盤曲夭喬膚皴枝拗有遠韻間有怪石佛像淸古亦爲山中第一降復過翠巖循澗左行山口中爲曹家樓有橋可憩竹栢駢羅石路宛轉可三里許靑苔紫駁綴亂石中牆畔亦多斧劈石骨理甚勁意山中概多怪石去其土膚石當自出無奈修者意

在整齊卽有奇石且將去天巧以就人工况肯爲疏通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絕頂有亭眺較遠以在山口也此處門徑弘博不如香山而有山家清興之趣亦當爲山中第一也

記八

予欲窮萬安絕頂之勝而僧云徐之俟微雨灑塵乘其爽氣可以登涉且宜眺矚也一宿而微雨至予大喜曰是可游矣遂遡澗而上徘徊怪石之間數步一息于時宿霧旣收初日照林松

栢膏沐之餘楊柳浣滌之後深翠殷綠媚紅娟
美至於原隰隱畛草色麥秀莫不淹潤柔滑細
膩瑩潔似氊簟初展文錦乍鋪矣既至層巔意
爲可望雲中上谷間而香山金山諸峰遮撼雲
漢惟東南一鑑了了可數平疇盡處見南天大
道一縷捲霧噴沙浩白無涯或曰此走邯鄲道
也捫蘿分棘遂過山陰憇於香山松棚庵中松
身僅五尺許而枝幹虬結蔽於垣內下有流泉
清激聲與松風相和松花墮地飄粉流香時晚

煙夕霧縈薄湖山急尋舊路以歸

記九

依西山之麓而刹者林相接也而最壯麗者爲
龜家寺寺兩掖石樓屹立青槐百株交蔽修衢
徽類村庄殿榫巢松僅四株而枝葉婆娑覆陰
無隙地飄粉吹香寫影石路堂宇整潔與碧雲
等于弘教寺之下又得滕公寺石垣周遭若一
大縣其中飛樓相望五十餘所淸渠激于戸下
穠花靈草芬馥簷楹别院宛轉目眩心迷幽邃

清肅覡駁娑而摹未央噫衙之之紀伽藍盛矣中州固應爾燕薊號為沙磧數百年間天都物力日盛王侯貂貴不惜象馬七珍遂使神工鬼斧隱軫山谷予游天下若金陵之攝山牛首錢塘之天竺淨慈誠為穢土清泰至于瑰奇修整無纖毫酸寒之氣西山諸剎亦為獨步玉環飛燕各不可輕雖都人有担金填壑之譏然赫赫皇居令郊坰間皆為黃沙茂草不亦蕭條甚歟王丞相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者也

記十

居士曰予遊山自西山始也或曰居士年二十時即從長江歷吳會窮覽越嶠之勝北走塞上登恒山石脂峰望單于而還而乃云遊山自西山始何也居士曰予向者雅好山澤遊矣而性愛豪奢世機未息冶習未除是故目解玩山色然又未能忘粉黛也耳解聽碧流然又未能忘絲竹也必如安石之載攜聲妓盤餮百金康樂之伐木開山子瞻之鳴金會食乃慊于心而勢

復不能則雖有山石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難堪委之去矣此與不遊正等今予幸而厭棄世羶少年豪習掃除將盡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喜爲資糧以禪悅爲妓侍然後澹然自適之趣與無情有致之山水兩相得而不厭故望煙巒之窕窈突兀聽水聲之幽閑涵澹欣欣然沁心入脾覺世間無物可以勝之舉都人士所爲闤而不及遊遊而不及享者皆漸得于吾杖屐之下于于焉徐徐焉朝探暮歸若

將終身焉然後乃知予向者果未嘗遊山遊山自西山始矣

自柞林至西陵記

歲在壬寅將歸先伯修之櫬於壠期以仲冬六日日且迫矣而黃太史平倩以玉泉書來曰不肖歸矣家大人日夜望我巴山之興甚濃惟是此回必欲了吾儒性命大事急望兩兄發藥非不欲就見此中自有故且山中淸寂無囂尤可作竟日譚儻伯修襄事既迫尚能素車白馬一哭

松楸間也中郎與予得書而嘆曰異哉交情通於夢寐直至此乎先時春初中郎夢伯修歸見大人云兒非黃平倩來必不去大人問平倩今安在曰在近處可令二弟往迎必偕來也覺而以語予予曰　東朝新建平倩方侍講幄何得歸即歸而迂道至此豈能即與楚期值耶已而平倩果請告歸歸至玉泉以書聞果與楚期相值中郎果往玉泉迎之而平倩果至皆如夢平倩書未至之前一夕予夢至一寺中黃葉如雨

俄聞呵殿聲甚厲有人曰黃公至予卽往迎之則平倩在前伯修隨之予見伯修貌皙甚逼視之一比丘也入門卽失比丘而與平倩相向拜而哭醒時猶哽咽不休旦而玉泉書至矣及平倩至與予相嚮而哭伯修皆如夢中事也平倩旣以仲冬一之日至邑中以四之日登壠爲伯修誌墓以六之日視伯修揜土爲之妥靈事畢痛哭于墓而去卽以是日發自柞林留中郎治墓而予送之明日發自孱陵宿于松滋凡四日

而抵西陵至西陵之夜霜月晶晶平倩與予披衣夜行始蕭然有別意平倩曰予少時溺于文人習氣欲以風雅命世後漸有遊僊之興自官於京師得聞性命之學然終旁皇於長生無生之間而未有定也丁酉入都得遇君家兄弟力爲我拔去貪着濁命之根始以清泰之樂引我既又得聞向上大事從知解稠林中出如掃葉如擲笥今始坦然知歸政如游燕者的知從周鄭道上以往予今自思六年中奔走長安道亦

良苦然亦緣此舍迷津而入正路今歸山中去忤就閉亦差快矣而舍霧露之潤入枯寂之鄉是回也望我以世情者如毛望我以道情者如角哀哉予未知所歸矣居士何以策我予曰學問之衰也不惟索眞悟者難卽索眞疑者亦自難以暫時岐路爲到家消息高明者率踵此病不肖不敢望天下有眞悟者爲我師尤望天下有眞疑者爲我友則不惟居士需不肖不肖亦需居士也居士卽不能來我豈不能就居士耶

數年以後幸以一瓢一榻俟我我不食言也平倩曰如此則不肖之幸也且大峨亦爲天下一名勝安可不一至耶是夜以别緒展轉不成寐各賦二詩志别曉起赴元定諸君子圓通閣之約因得與平倩聚又明日始與平倩别於江上悽然淚下凡孱陵至西陵道上諸山不甚峭崒水尚平衍無可觀覽者故不書惟與平倩聚首四夕無夕不譚無譚不關性命極可聽也而語又多不勝書書兩家交誼之神與吾兩人分攜

之情者令千載而下知吾輩生死道德之交迥
與俗情不同也此予記意也

三遊洞記

泛舟於江西上水之曼衍者忽白山止路幾窮
旁睨有兩山夾江若練如從大道折入朿巷中
山奇高水奇深是爲入蜀第一峽也峽右之山
有阜特起舍舟而陟之覓所爲三遊洞者或曰
洞在陰予怏怏曰洞與水背耶無能爲也過山
上劉封城數武而下聞水聲幽悄與江聲相呑

答則下牢溪之水繞洞迸入於江山在江與溪之間若牆西去不知其極也東峙峽口山突止而山背之面下牢溪者其半忽橫裂如人張口卽爲洞洞在絕壁不可至而裂之處若人下唇微豐者故人從洞後緣之以達於洞而未至洞數步又若口角然故須蛇行乃得度既至乃知其負江面溪溪之上又爲山溪水與石子相薄瑟瑟然戞戞然江聲滂湃聽宜遠溪聲涵澹聽宜近江也大溪也僻習靜於僻也宜面背誠當

甚矣予之淺也洞外少狹而中寬其上石乳下滴積千百年反騰而上以挂于頂若怪松不見顛若風中淚蠟若細腰長人森然立若垂楊柳婆娑委地參差以列若屏遂有房與皇也洞之中又有小洞數十若蜂房皆可趺坐出有斜路可達於溪兩岍石根甚瘦有大石出水上可坐西行深入兩山間或如塑壁人馬蟲魚之跡了了或如鐘鼎鑪竈其上或如石梁水從梁下淙淙下注其竅與玲瓏之形丹碧斑駁之色奇甚

士人或未之見也搜尋未央而山上有聲清刻慘切聞之腸痛或曰此猿嘯也巫峽啼猿數行淚信矣月已上水石汩汩猿聲逾多慘然不可久住乃覓故路以達于舟洞名三遊始於元及白偕其弟爲三元白偶聚於此亦苦別然猶得偕遊而吾輩兄弟朋友蕭然星散是非獨洞之不幸乃予之不幸也時同遊者爲元定劉君雲連羅君兄弟皆西陵名士

篔簹谷記

篔簹谷周遭可三十畝皆美竹門以內芟去竹
一方縱可十丈橫半之前以木香編籬植錦川
石數丈者一芭蕉覆之有木穉二株皆合抱開
時香聞十餘里薝蔔黃白梅各二株有亭顏曰
䆉華林旁有室曰梅花廊總以竹籬絡之而籬
外之前後左右皆竹也於籬之西䆉華林之後
有竹徑百武又芟去竹一方縱可三十丈橫三
之一有亭三楹顏曰淨綠後有堂三楹名曰籜
龍其後爲燕居小室總以牆絡之而牆外之前

後左右皆竹也于牆之西淨綠亭之後又芟去
竹一方縱可十丈衡半之種黃柑四株皆合抱
歲下柑實數石甘美異他柑有亭曰橘樂亦以
籬絡之而籬之前後左右皆竹也竹爲清士所
愛然未有植之幾數萬箇如予竹之多者予耳
常聆其聲目常攬其色鼻常嗅其香口常食其
笋身常親其冷翠意常領其瀟遠則天下之受
享此竹亦未有如予若飲食衣服纖毫不相離
者予既以腴田數百畝易之王氏稍與中郎相

視點綴數年間遂成佳圃而中郎總名之曰簹

簹谷云

荷葉山房銷夏記

予久不上丘墓甲辰五月從三穴掛帆抵檸林

息于杜園竹中明日過荷葉山房少時兄弟聽

雨處也諸叔皆來聚飲醉則步稻畦間聽流泉

汩汩甚快未幾中郎攜衲子寒灰雪照冷雲至

皆東南名僧偶集於香光社者中郎同諸衲聚

於荷葉山房予宿於喬木堂早起共聚山房前

大槐樹下飯後過梅花塢度騎羊澗入萬松林登臺望湖水晶晶樹影甚濃風蕭蕭至諸叔攜茶來共讌笑即于松陰下午餐飽後穿萬松中至珊瑚林僧能煮新茶以供日已西各歸浴晡時坐庄前稻場上可五畝農人淨治如虎丘千人石而瑩潔過之共對薰風坐諸衲頗有問難中郎大爲激揚至夜分薄有寒意乃入三月內率以爲常有人召亦量往予歸庄多醉時從夢中聽笑言不知作何語也叔蘭澤有十畝池白

蓮盛開荷葉皆數丈餘予帥諸弟共架一浮梁於萬花中可容十餘人日取碧筩飲酒佐以蓮房荷柄皆出人頭上如蓋入夜香愈熾殆非人境一日偶行萬松林中見日斜松陰盡覆水上予曰是可泛也遂買一舟寘其中冷雲能爲榜人乘月來遊甚至月落始歸至若孟溪車臺杜園冢子山皆與諸酒人出沒之處詩則間作多次中郎韻閑則諸衲伸紙予縱筆作大字此外非遊則嗒坐三月內更未常面一俗客作應酬

事也八月中郎偕諸衲走德山而予攜一酒人
走黃山始別去然此會實生平銷夏第一樂也
嗟乎予兄眞今之子瞻予媿子由然其不欲相
捨同也當子瞻一入仕途。追思鄉土。念在瑞草
橋邊。喫瓜子爆豆。何可得也。今中郎迫于嚴命
且有四方之志而予明年亦上公車世途羈人
如此銷夏之樂不知更可得否中郎曰有田不
歸如江水彼政坐無田耳吾輩有此數畝歸計
亦易他年決可不作兩處予遂退而援筆記之

使見之則憶此樂毋如蘇家兄弟陽羨許下䔴也

遊荷葉山居記

予出山久矣戊申暮春自漁陽歸半載始復上先人丘墓從三橋登舟維于孟溪即長安里也登岈緩步過珊瑚林往中郎夢與予至此地破一山壁而入見峰巒皆若珊瑚後于此建小蘭若以珊瑚名志所夢且欲老來兄弟聚首辦清泰業也少憩穿荷葉山山中喬木參天松濤瑟

瑟息于先居寂寂無人至予閒步廊廡間拂塵埃看柱壁上字堂左白板扉有數行字大略記陽雀布穀鳴之早晚及旱澇雨雪疏數之期皆農家語此予王父左溪公筆也語雖朴而有法筆亦遒勁書於嘉靖二十六年至於今幾七十年矣王父世農家然爲人慷慨輕財嘉靖二十四五年間大祲人相食王父散財二千餘金後來稍稍豐隆皆其隱德貽也於廳上右柱間有字數行云伯修冲修于此錄子史碎金記此時

正午風和氣爽自挈酒一壺自斟一醉是年孺
修應省試止伯季在家修業此月每展作書義
一首各臻妙境矣此先太史兄伯修筆也記是
年爲萬曆乙酉鄉試孺修郎中郎冲修郎弓蓋
少年未定字也是時伯修年二十六中郎十八
弓十六中郎赴省試弓以病留家塾記伯修書
柱時光景依然在目明年伯修遂首南宮弓等
相繼出山今其期不踰二十五年而伯修長逝
已七八年矣可嘆也後堂板扉上又有字數行

云漢高云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中也余自戊子冬離此旅泊十五年夢中毎在此地癸卯冬與散木買舟將入德山偶經過小憇輒爾流連遂命諸僮剪松誅茆構小室松風澗之後闢地拓圃明年移家居之將遂老焉與諸叔痛飲荷葉山下濫醉三萬六千回吾願畢矣不復知人間有三公也後又書云構小室之日王路庵偕來辭將歸具附一紙乞王百谷書額門榜荷葉山房次松風澗堂榜淨綠堂斜月廊在堂之後

梅花之右取李羣玉詩也花之西贳小字曰梅
花與百谷老矣未知徙飲否諸頷未知何時見
還且未知此字到時余室皆落否也書此以俟
後有書云丁未入村中諸扁久至而予室未成
且不知何日果此願也此皆中郎筆也前所書
俱癸卯年後書則丁未中郎頗有山棲之志入
都聊復了官蹟耳而銓曹之命下恐山居之志
未易輒遂也已步至中郎荷葉山房中前有水
一曲清泓可愛松篠俱茂盛古槐參天梅花初

吐蕚此地乃伯修少時修業處二十舉於鄉抱病復養痾于此栽花種竹習養生家言甚覺閒靜後來仕宦雖外號爲得意而奔忙倥偬求山居之適不可得矣嗟乎予本農家祖父皆世享田間之樂後來相繼出山伯修爲從官遂不復再見此地今已久去世中郎與予方逐逐世路未知税駕不知將來得秉耜山間了夢中一段公案否也因復書數語于柱以志不忘云時萬曆戊申除夕先一日也

灃遊記一

去予里孟溪一舍爲涔水楚詞所云涔陽極浦
者也兩岸多垂楊漁家櫛比茂樹清流眞可銷
夏出班竹大士浦即涔水入澧之處按澧水出
充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漊水會稱
漊澧至石門與渫水會稱渫澧至澧州與涔水
會稱涔澧過此至安鄉與澹水會稱澹澧王仲
宣所云悠悠澹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
分源合派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沅別流誤

矣獨禹貢導江有東至於澧一語吾友雷太史何思疑今江路不蒙作公安志序曾拈以問中郎中郎亦未及答至今思之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瀹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爲

二酈道元注水經於江陵枝迴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灃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灃故道猶然可考無足疑者從涔灃交會之處西上十餘里有千家之聚名曰津市對岈爲彰觀山道書四十四福地宋明道中黃范二僊飛昇處也其水直下千尺洞見石底石上綠苔如髯鬣如長帚尾隨風蕩漾潛鱗動介翕翕可拾昔酈道元謂茹水注

澧滆石分沙茹水出今慈利龍茹山注于澧去此甚遠所謂滆石分沙者湛然無以異也則凡澧皆然不獨茹溪矣層峰稍接處唇忽出人家住其上松栢蓊鬱艤舟閒步樹中枕山阿有寺倚崕臨流喬松曲抱涉顛見領掖諸山松雲嬌姹惟此如小兒頭上髻樹不能障可望遠水如聚雪此處山空水碧去予里至近行年四十乃一至豈非以入華陽國中被以邸第之名故令福地埋沒遺之蠟屐外耶可嘆也

澧遊記二

從山下易小舟上灘山前有洲如月水依山傍洲成九曲洲上楊柳森秀山間尤多偃蓋之松從此水益清了了見礫石灘上流聲瑟瑟已至澧遊城北龍潭寺。即龍潭信道。塲前有焚經臺。即周金剛焚青龍疏抄臺也。寺面大溪。水道甚遠。有辛夷樹四五株。皆合抱。昔德山參訪龍潭。一滅燭而大事了畢。後來一棒。蓋天蓋地。皆從此中流出。觀古人授受之際。玅處如石女兒。如

石羊駒。豈得草草匆匆。有靈骨者。不妨見鞭影而行。其或未然。請竭一生之力。忘食忘寢。微細研求。或可通其一綫。久參者。未可直呼爲格外消息。恬然不復問也。入城依畀晛行至遇僊樓。少憇宋乾道中。喬守遜遇呂僊于此。故爲樓以識其事。樓跨城臨水。望遠近諸山如列髻可數其下爲僊明州亦曰僊眠相傳回道人醉岳陽飛渡洞庭。于此地藉草酣眠。故洲得其名矣。僊無所不至。而獨戀戀此邦。意者人間穢濁。上眞

厭惡。此邦濱於洞庭。從萬頃雪濤中。峙此煙雲世界。宜爲僊人之所栖託。圖經號爲神僊窟宅。有以也。昔茂陵劉郎老不解事。作妖妄一語遂爲千古腐儒口實如回道人舊蹟昔賢遇之誌載之故老能言之豈盡屬古強蔡誕語哉近嘉隆間去此百餘里觀國山有女眞苟瑞僊者。修道山之赤霞洞。初田間婦耳遇一媼啖以異草。遂絕火食。其後氷心朗徹。洞明教典。發言奇中。神于蓍蔡。不可枚舉。嘉靖末遣使者下尺一敕

請之不至微示以攀髯之兆次年龍馭上賓卒如其言後年近百歲尸解而去今相去不過三十餘年耳澧中父老猶有親領其謦咳者予舅龔夾山及老醫陳生與予言其晤對事甚悉甫一見即與夾山譚學陳生譚素問若故相識予謂此女黃冠即不敢望南岳夫人蕚綠華等亦何減易遷宮中諸淑媛也由此觀之神僊之事有耶無耶以爲有而搴裳濡足輕信方士幻化之譚者固無足取以爲無而排斥之者其見亦

魏文火布滕修蝦蘋類也。僊眠洲上有亭即李羣玉詩人水竹居詩人詩思清逸而冶眞所謂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者也坐洲上看水紋如綠聲等哀玉爲之徘徊不能去予謂游人曰今日面對者皆文山綺水神交者皆禪宗僊伯詩人亦一奇也有客曰僊禪目所未見近於荒唐不若詩人眞實予曰皆眞實也昔李羣玉以詩鳴于今千餘年矣而更無有人追步之者若直以目所未見求之即詩人亦

荒唐矣相與大笑浮白數十而歸

灃遊記三

涉蘭江觀於繡水遂泛舟往遊彭山江底有蘭居民曾有見之者楚詞所云江有蘭也過金鴨灘灘水上沸奔雷轉石聲聞四五里近山前為沅洲楚詞所云沅有芷也捨舟登山息于祠中戶外遠近峰巒雲崩霧裂予謂游侶曰此隱隱者皆何山也游侶曰灃為煙雲之聚而其最勝者南有藥山即惟儼禪師見月長嘯處也上有

清泉怪石。靈花異草。西南有浮山。卽浮丘子采藥煉丹處也。清玉之壇。白鹿之水。淙淙四注。冷冷清人肌膚。西北有太清山。卽李凝陽仙人得道處也。遶澗飛巘。靈泉秘洞。尤于諸山爲甲。至於夾山燕子山等。皆肩隨踵接。羽翼煙嵐。居士久住于此。一一以蠟屐收之可也。予曰有是哉。予將擇其勝而老焉。會游侶多乞書者。予略揮灑數紙。獨遊山後見澄江如委練。侍兒取石下擲山背滑不受石。石不得住。數跳而入江激濤

若雪以爲樂下山飲于老梅樹下月上始登舟歸山以唐高祖子李元則爲刺史有善政民祠于此故名元則先以奢汰得過後改玉遂爲循吏蓋文采不及東阿而政事過之可祠也

過藥山大龍山記

將爲鼎州之遊渡河十里許漸入萬山中青松拂面過淸化驛見山色波頭起伏遠黛可餐如撥箭解籜經藥山山尤竦秀以其上多芍藥故名卽李太守翺問法儼師處也翺通名理工文

詞獨詩不多見僅見此雲天雁水一絕然矢口
即成佳句亦足見爾時詩道之盛餘如藥山者
甚多都不暇訊其名數日來山路升若梯雲俯
若繘井毎自下而上至兩山相接中開一罅之
處則前山忽躍而出一日中數隱數現如相與
爲迷藏之戲至大龍驛信步閒遊過橋流水淙
淙遠望山松如城訊樵人則曰此此榮邸園也喬
松夾道十餘里流水繞其前長橋跨之溪澗廻
環中峰壁立兩山環抱袖摹帷合層不可數彌

入彌深爲松梵鳥聲所誘澹然忘歸頃十餘里依山傍林時有田疇漸近繡壁千丈有若屏几深林陰肅悲風忽起林葉皆鳴遂尋舊路歸按此故祖庭也當法道勝時與藥山皆爲選佛之塲各寘雲鄉以待瞻風之客而今遂爲王家幽宮矣豈盛衰各自有時抑五葉飄零永絕唱導者耶噫自青鳥之說行而天下之名山洞壑青豆赤華之舍幾無完膚其已夷爲瓦礫鞠爲茂草者猶有可原甚乃有實地無恙珠林不改而

拽紺容拆璇題夷窣波以藏枯骨者吳越之間
相習成風始無論法道平沉相敎磨滅而黚澆
煙雲攘據峰巒將使巖棲谷飲之士何所歸乎
哉可爲永嘆

珂雪齋前集卷之十一終